

海上
印社

晓印莫如我的魏锡曾

◆ 韩天衡
张炜羽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是苏轼论书名句，若将“书”易为“印”字，用在清代著名印学家魏锡曾身上是最为贴切的。

魏锡曾（1828—1881），字稼孙，号印奴，别署鹤庐。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亦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仁的外祖父。魏锡曾为咸丰贡生，候选训导。咸丰十年（1860）二月，李秀成率太平军攻克杭州，魏锡曾为避战乱奔走绍兴、黄岩，越岁至福州。同治元年（1862）春，魏锡曾与流寓闽中、仰慕已久的赵之谦订交。

魏锡曾嗜印成癖，慧眼独具，曾深研西泠六家印艺达二十多年。当初尚未结识赵之谦时，即被其才气四溢、新意迭出的印章所折服，并开始留意搜罗。然而傲岸不羁的赵之谦“素覃思经世之学”，虽将篆刻视为小技，却极具天赋，又自珍自贵，求印者若“非真知笃好，或靳不与”，也从未辑过印谱。当魏锡曾毕十年之功，将赵氏近百方印作辑成《二金蝶堂印谱》时，令赵之谦颇为感激，引为知己。

至同治二年（1863），有一段足以载入印学史册的经典时刻。两位从未谋面的篆刻大师吴熙载、赵之谦，虽年龄相距三十岁，却在无意间进行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篆刻交流与学术碰撞，并在日后引发了近代印坛名家的学术大辩论，其中参与印人之众多，分歧争论之剧烈，延续时间之长久，为明清文人篆刻史上所罕见，也是促成这两位印坛殿堂级人物高峰对话中介人物魏锡曾所始料未及的。



■ 吴熙载篆刻“魏锡曾私印”

是年初秋，魏锡曾为候选盐官人都，途经江苏泰州拜谒皖派前辈吴熙载。时吴氏已六十五岁，“松身鹤发，神完有持”，栖身僧舍，以为人作书印自贻。起初吴熙载对魏氏提出刻印的请求以目力衰退为婉拒，但当看到他看到魏锡曾从福州带来的赵氏印谱中“会稽赵之谦字搗叔印”边款镌刻的“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评语时，老眼顿明，在魏锡曾的再三请求下，操刀为赵之谦镌刻两印，为魏氏治三印，并欣然为赵氏印谱题序。之后魏锡曾利用闲暇，以自携精制的漳州印泥，在泰州为走刀六十载，刻印上万方的吴熙载辑拓了首部印谱——《吴让之印谱》，共得两部，令吴氏欣喜不已。

同年八月，魏锡曾告别吴熙载，携赵、吴印谱至京城，与早些时抵京的赵之谦、沈树镛等会面。然而当性格孤傲的赵之谦读到吴氏所题的“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时，对自己融皖浙两派的创意之作未获前辈理解与认可颇感不满，即在《吴让之印谱》上题词，称吴氏“宗邓氏而归于汉，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将吴氏印作列为仅属中流的“能品”，并对吴熙载扬赵（之琛）抑丁（敬）的论点进行反驳，提出了“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和西泠诸子巧拙各异的经典论说。吴、赵辩论之后，魏锡曾以第三者的立场，实事求是，阐明了自己观点。民国后，吴昌硕、曾熙、任薰、王禹襄、黄宾虹、高野侯等十七位印坛名家又先后在《吴让之印谱》题记作跋，对吴、赵印艺各抒己见，虽多有抵牾处，却促进了印坛学术争鸣与交流，亦为其他印谱中仅见，此时距吴、赵辩论已逾一个甲子。

作为印人间的良媒，魏锡曾为吴、赵二位大师牵线搭桥，又与沈树镛、胡澍、毛庚等相契，传授铃拓印款技艺，并为巴慰祖、钱松和西泠六家等印谱题跋，另撰有《论印诗二十四首》等。魏锡曾评说各家印艺褒贬得当，记载印林交游、亲历掌故翔实可靠，为研究清代中晚期流派篆刻史，提供了丰富、可贵的资料，诚为周亮工、汪启淑后一人矣。

编后：

韩天衡、张炜羽先生为本报《国家艺术杂志·艺林散页》撰写的“印坛点将录”专栏，自2013年4月开始刊登，至今已走过了整整四年零三个月的光阴，前后共连载141篇，介绍自元代王冕以来历代篆刻家、印学理论家、收藏鉴赏家、铃拓技师等161位，全方位阐述了文人篆刻从元、明、清至近现代各个历史阶段中印坛代表人物的生平艺事、艺术特长等。文章可读性强，观点鲜明，资料丰富，兼顾学术性和趣味性，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此专栏结束之际，本报与两位撰稿人对读者们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印坛
点将录
141

新作
赏析

现代水墨大胆创新

◆ 丹墨

丁酉年初，著名书画家、诗人齐铁偕“诗书画”现代水墨个人展首次亮相虹桥机场艺术空间。十二幅作品完全是个人体验与独创，在海派画坛独树一帜，体现出新时代向吴冠中先生致敬的大胆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展示了不一般的思想、意境、技巧与才华。

齐铁偕的现代水墨画追求大胆创新。大自然千变万化，艺术创造也应万变千化。他笔下的彩墨画，打破艺术的疆界，用画来表现诗，用诗来酝酿画，最后再用书法来画龙点睛，堪称一绝。他常言道，“我想让诗、书、画三者融会贯通，把流动的时间凝聚在一幅画里，再把这种感动留给观众”。这种感动，既有水墨画的别致韵味，又巧妙地将印象派的风格融入中国画，糅合西画的光、色、影，运用中国的平远、高远、深远法，这些具有现代油画般的厚重质感和形式感的水墨



■ 齐铁偕《啼春》

画，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呈现出的是一幅幅能够“呼吸”的鲜活作品。

齐铁偕的书法从古人入手，擅长草书、汉简等，每幅画配上画家创作的

古诗或新诗，意境深远。他的书法和美术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省市级美术展，旅澳期间，举办过个人美术展及书法展。著名美术评论家龚云表赞其“画的是技术，是学养，是思想，独创性很强”；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君则称其“无论是抽象还是具象的作品，既提供了令人愉悦的视觉感受，又体现了其美学思想”。著名画家张桂铭在《灵性水墨当如诗》一文中预言“这样画下去，铁偕先生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澳中在线、海上画家艺术网、上海虹桥机场艺术长廊已达成长久合作共识，不断推出海派百强的精品书画，此次个展由上海著名策展人施平精心策划，宣传海派艺术家，拓展海派艺术的影响。尝试着在上海面向世界的窗口，定期为观众推送名家书画精品，真切达到“让书画进家庭”。

青花釉里红双凤罐

◆ 曹静楼

品味
典藏



众所周知，故宫有序收藏了唐、宋、元、明、清、民国等历朝历代的36万余件瓷器，由于明宣德年以前的瓷器不写底款，因此，宣德、洪武年前的元青花瓷器断代，主要根据墓葬出土，而宣德以后的官窑瓷器，均写有朝代皇帝年号款，再说故宫旧藏瓷器的有序传代，为断代提供了直接依据，这在我国文博界达成了共识，也是我们今天断代流散于民间官窑瓷的主要方法。

这件青花双凤罐高19.5cm、口径9.1cm、胸径18cm、底径11cm（见图），包浆光泽柔亮，透散着蛤蜊光，没有做旧瓷器那种无光泽的呆板。仔细观察整件瓷器内外，高岭土中还留有许多黑色的凹凸的铁屑小杂点，这是当年洗炼高岭土没有今天工序精细而成的，而今天的做旧瓷，高岭土一般都炼得很精细，不留铁屑杂质。从罐口金色的浆口分辨，这是原本白釉的口，经过数百年的氧化，与空气中的粉尘物质黏结而成，再经过数百年的把玩抚摸，所以浆口变得断断续续，自然顺眼。再

从绘画风格上看，罐肩的缠枝莲纹，是典型的元代画法，莲枝细长舒展，两头是莲花，而明洪武的缠枝莲，一改元代的画风，两头为缠枝，中间是莲花。而罐主体的双凤缠枝莲纹饰，也是典型的元风格，缠枝与凤尾的线条画得十分流畅，不拘泥于宫廷的程式，给人一种自由欢畅的快感。两只凤的身体和翅膀，也是元代创新的釉下彩红釉画法，但元代的釉里红基本是

“猪肝色”（红的外面有层白色），发色基本不成功。最后，从青花色泽分析，整个罐体的青花，青蓝中偏黑，这是因为元代用的青花料是进口的“苏麻里青”，铁质多所以料色偏黑。这件青花釉里红双凤罐，从风格上看是元代的特征，尤其是手工拉坯罐身与颈口处的镶嵌痕口，这也是判断元青花的一个主要依据。

这件青花釉里红双凤罐，虽然罐体，绘画风格，釉料特征与元青花十分相似，但借鉴故宫收藏的明青花釉里红瓷器仔细察看，这件瓷器更接近明洪武至宣德年间的年代，因为从景德镇御窑厂考古发掘的洪武宣德瓷器，证实了那时的青花料，用的还是元代留存下来的“苏麻里青”。再者，中国瓷器各窑口，都有后代仿前朝的爱好的，这件具有元风格，品相完好无损的青花釉里红双凤罐，可断定为明洪武·宣德年代仿前朝，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相当珍贵难得。（本文作者系原故宫博物院科技部主任）

匠心
独具

肖形传神的仿竹编砚

◆ 王立华

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刘恩同的海派写实石雕已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他的“写实石雕技艺”被上海市经信委认定为第三批上海市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去年12月，他的石雕作品《田园清趣》入选第四批上海市工艺美术精品。

写实石壶和石砚雕刻是石雕艺术中的一个新门类，刘恩同是这个门类的创新和传承者，他以细腻的写实风格将自然界动植物形态及实用器皿与石雕结合起来，创作成一件件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艺术品。他的新作《仿竹编砚》就是这样一件作品，该作品2016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中入选，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



示，受到众多藏家的青睐。

笔者在甘泉苑刘恩同大师工作室里见到这件作品，《仿竹编砚》是一个长12厘米、宽7厘米、高4厘米的“竹盒子”（见图），粗看像是用深绿色的老竹编织起来的，竹篾以人字纹形互相交合编织，每片竹篾宽度约8毫米，上面还

刻有竹子的丝丝纹路，可是拿起来一掂量觉得压手，称一下，小小的“竹盒子”竟有543克重，哦！原来是用绿端石雕成的。打开盒盖，砚面平坦，开圆角方形墨池与砚形呼应，砚面周缘起边，线条刚劲利落，一气呵成。整个盒子由雕出的人字纹竹篾构成，盒盖和砚体链接的中间腰部微凸，以稍细的竹条绑压着人字纹形竹片，砚体腰部微凸处雕有“恩同”两字的落款章，盒盖和砚体丝口紧密，合上后纹丝不动。

此件作品精致典雅、韵味深厚，雕工细腻精准，尤其是纵横交错的竹篾，有股竹子所特有的韧性和张力，将竹子的特性得以完美再现，细细把玩，令人爱不释手。